

魂断紫禁城

钟源 钟芳 著





2 034 4621 7

80 魂断紫禁城

钟源
钟芳
著



内 容 提 要

《魂断紫禁城》又名《寒宫残月》是通过李莲英入宫，兰儿坠入娼门，翠儿与宫女的畸形恋爱、同治皇帝荡魂青楼等传奇情节，反映了东西两宫太后之争、李莲英等犬宦的刁顽和险恶，揭示了清廷的腐败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。

作品中情节曲折、人物形象鲜明，将通俗小说手法与纯文学创作融为一体，给人以雅俗共赏之感。

魂 断 紫 禁 城 钟源 钟芳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吉林市华山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,625印张 2插页 143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吉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38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771

定价：1.15元

内容简介

《心之全蚀》 中学时同班且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三个女子朱雯、奚定华、太澄，激烈争夺着年青英俊的神经科医生宋星路。但他却对因恋爱受挫而痴呆的女病人董言声产生了感情。在朱、奚、太都结婚后，早已病愈的董言声终于投入了宋的怀抱……

《曼陀罗》 青年摄影家乔穆拒绝了曾被自己收留过的巨富女儿慕容琅的追求，却爱上了她的继母、年青寡妇宁馨儿。为此乔父与宁发生了激烈冲突。就在宁氏动用巨金，搞垮乔氏企业的时候，乔穆以情以理，平息了干戈，获得了大团圆的结局。

《南星客》 女职员乔硕人在生活重压下，愤世嫉俗，欲找一思想共通的爱人。此时，外星人“南星七号”因研究地球来到香港，成就了美满姻缘。

引 子

清咸丰年间的一个夏夜。

万籁俱寂，新月如钩。沉浸在夜色中的清宫紫禁城，飞檐殿脊，鳞次栉比，如凝固的巨浪狂澜，似动荡的江涛潮涌，充分显示着这座旷世之城的皇门如海。

偶尔间，纵横交错的深宫甬道上，会闪现出盍盍昏黄的纱灯，一个个值更守夜的老太监，挑灯巡视，倍加机警，每走十几步，便手搭耳轮，扯着公鸭嗓儿，喊起自康熙年间传下来的巡夜官令：“搭门儿——，下钱粮嘞，灯火——小心——哪！”

然而，这单调而悠然的呼号，非但没使这静穆的皇城增加半点安全感，反而给这梦中的王室，涂上了一层凄凉和不安。

此时，西六宫的长春宫西暖阁内，一片昏暗。只有那根青烟袅袅的蚊香，闪着萤尾般的火亮儿。

突然，玉榻上悬着的锦丝蚊帐轻轻一掀，从里边钻出个人来！他把手里的檀香扇合上，蜷了蜷因打扇而发酸的胳膊，蹑手蹑脚地想就此溜去。可他那只抬起的脚还没着地，身后的帐子里便发出了骄嗔的厉问：

“安德海？”

那人象被什么蜇了似的，陡地伏在了地上：“奴婢在！”

“猴儿崽子，哪边是北呀？”

奴婢侍候主子！”太监安德海起身，重新钻进帐子，跪在榻上，轻摇香扇“

玉榻上的慈禧，曲身弓卧，睡眼微睁，满脸的不高兴。显然，自喜生嫡子之后，她变得越发丰腴娇艳了。她上身穿着一件纷红色麻纱裹衣，下身套着一条月白色真丝睡裙，两条藕节儿似的细长腿，压在锦衾之上。窗纱透进的残月微光，映在她身上，象是折射出了那种妙龄芳期、却又独卧冷榻的如焚似火。刚才，安德海的悄然离去，顿时使她联想到丢下她和儿子，淫居圆明园的咸丰皇帝奕訢。她不禁顿生无名之火，狠狠地瞪了一眼窗外的残月，悻悻地骂起安德海来，

“没用的东西！别烧死你，滚吧！”

“着！”安德海退步欲出。

“骨碌回来！”

安德海抢前几步，扑身伏地：“着！”

“派你出宫抖抖机灵儿，择个可靠的门子，找俩有嘴没舌头的，把我眼皮底下的宫女姐儿们换换班子！”

安德海为难地沉吟着。

“听见没有！”

，回主子，大清祖制，不准奴才随便出宫……”

慈禧腾地坐了起来，怒不可遏地斥道：“祖制就不兴活分活分么！”

安德海：“谢主子恩典！”

他退出寝宫，走到廊庑，已是满额冷汗……

直隶省河间府的府城，沐浴在一片夕辉之中。虽说到了鸟入林、人奔家的时辰，这府城的街市上反倒越加热闹起

来。打尖投店的，过路用饭的，奔波了一天趁天黑之前上街添灯油、买洋蜡、逛闲街的……一时间把个街筒子弄成了熙来攘往。

刚才还在城关庙门口摆摊子的那个十五、六岁的小皮匠，把傢伙收拾起来，挑起担子，也奔街心而来。他年纪虽小，可个头不矮，长条脸，扁叶眉，一双熠熠的大眼，越看越受端详。就是那身打扮太寒酸了。立夏快半月了，上身还穿着那件补绽摺补绽的破夹袄。下身穿了件单裤，两个膝盖却补着两块蓝布。远远看去，那两条腿就象断开一节儿似的。他张开手，看了看又薄又软的皮条，又瞧了瞧插在扁担头儿上的那两根鸡尾翎儿，迳直奔街中间的箩圈儿铺走去。皮条是他补靴子剩下的；鸡尾翎儿是他从卖鸡老汉的大公鸡身上揪的。他要给箩圈铺掌柜的二闺女兰儿送去。兰儿爱踢毽子，特别爱在他的摊子前边踢。踢个寒鸦泅水，踢个鹁子翻身，他一天不见她那俊秀的小脸儿，心里就空得慌。他还想把刚挣来的两个铜钱儿送给她。整个毽子全用他的东西刨起来。她可会刨毽儿呢！

突然，他怔住了。他看见箩圈铺门口，围着一群人。靠墙根儿的拴马桩上，拴着几匹膘肥毛净、鞍鞴讲究的烈马；几个彪形军汉，护着两辆漂亮的轿车子。好阔气的轿车子！海蓝色贡缎车帷，墨黑色的缀穗儿车帘，枣红色的车轱辘上，包着金灿灿的黄铜车瓦……忽地，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号啕声！

“娘啊——！我不去呀——！”

“孩子——！听老爷的话！”

是兰儿！小皮匠用扁担头儿一拨郎，钻进了人群。

烧锅作坊酒把式的闺女翠儿也被扔进了轿车儿；可怜巴巴的两个十来岁的孩子，一扔进车里，就哭背过了气。

小皮匠的脸胀红了。他伸手去扒轿车的窗帘。

蓦地，啪的一声鞭响，小皮匠的手背上留下了一道血痕！

那只小手又伸了过去！啪！又一鞭子。小手上又多了一道鞭痕！

小皮匠狠狠瞪了一眼坐在车辕子上的小太监，第三次伸出了手！就在赶车的小太监双手挥起长鞭，准备狠抽过去的时候，一只手支住了鞭杆儿：“慢客！”

太监安德海从下到上，打量着小皮匠，嘿嘿儿一笑：“这轿车子，好不好？”

小皮匠斜眼看着安德海：“好！”

安德海：“想不想赶它？”

小皮匠瞪着赶车的小太监：“想！”

安德海仰面大笑：“猴崽子，口气不小！给我赶车？你小子裆里多点玩意儿！”

小皮匠楞了楞神儿，猛地放下挑子，从挑子上抄起一把割皮子用的钩儿镰！

安德海不禁倒退了两步！

小皮匠把眼一闭，抡起裤腰带，把钩儿镰插了进去！跟着将刀把儿用力向上一提！

——噗！一片殷红的血迹，溅满了炭色的裤裆！

人群唰地闪开了！所有的人都呆住了！

安德海冲护卫军领班厉声喝道：“快！红伤药！糊上，拉走！”

近畿黄沙古道。奔驰的车轮，护卫的马蹄。

车马过后，古道上荡起滚龙似的黄烟。

后面轿车里，颠簸着三个不省人事的少年——哭昏过去的兰儿和翠儿；疼晕过去的小皮匠——皮硝李——李莲英！

滚龙似的尘烟，荡进车内，淹没了这三张毫无血色的小脸儿。

尘烟，人脸。人脸，尘烟。谁又能料到，这三张难入正史的少年稚脸，竟在紫禁城内外，掀起多大的波澜……

第一章

I

公元一八六八年（清同治七年），深冬。一顶二人抬素帷小轿，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前门外福堂酒楼门前。几个清廷官吏，俱都裘衣补服、顶戴花翎，满面媚颜地迎出门外。簇拥在轿后的侍从内奄，忙抢前几步，掀起轿帘。轿帘一起，从里边钻出早已荣升为大内总管太监的安德海。

“给总管老爷道喜！”

“恭贺安总管大婚志禧！”

出迎的人们，纷纷在酒楼门前夹成了人道！安德海身着蟒袍，外罩补服，头戴蓝顶蓝翎，满面春风，拱手答谢，在众人簇拥下，走进酒楼。

今日，这北京外城最大的酒楼里，张灯结彩，贵客满棚，为安德海安家立业，大摆酒宴。不过因此举有碍大清祖制所束，今天的宴庆，俱都是男宾，没有堂客。就连那新娘子、曾在内城戏班里混过台上丫环的马大奶奶，也没出场。

所以，所到朝野大官小吏，说是给安德海大贺其喜，倒不如说，借此机会朝着安德海这个慈禧的宠宦趋炎附势，犇凑其门。

安德海刚一步入楼下大厅，迎面碰上了天福堂酒楼的东家和大掌柜。他俩双双跪安，高揖大拜，嘴里高声颂道：

“总管老爷潭吉大贺、宏福齐天！小店主迎候有幸，门壮四海三江！”跑着，让小伙计抬上朱漆托盘，里边放着五匹锦缎，两锭足赤元宝！

安德海笑开了大嘴，冲着左右相随的权贵说：“怎么着，这份儿孝心，咱们得收下喽？”

“理当如此，理当如此！”

“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！”

安德海豁然大笑，把手一挥：“着！收下！”

这句话一落，围坐在十几桌边的宾客一齐争献礼单！只忙得安德海言不成句，笑不成声，左接右应，喧声一片。正堂屏风前边坐着的那个帐房司礼，五指如弹，盘珠跳蹿；记簿者水笔频摇，帐页飞翻；如流似泄的金银珠宝、绸缎锦帐，满满装了十几箱。

安德海在大厅应酬一遍，得意之极地望了一眼帐桌儿，抬腿走上二楼。

天福堂二楼，俱是单间雅室。这是他吩咐手下人，专为招待各部堂大臣的。可是刚一上楼，他便觉得气氛不对。楼上廊庑上恬静无声，几个内务府的官员立于雅室门首，欲言不言，欲笑无声，只是空在那里拱手相贺。安德海一怔，问所派太监寇连才：“怎么？还没到齐么？”

寇连才悄声细语地答问：“来……倒是来了，可……”

安德海把脸一沉：“渴了跳井么？说！”

寇连才抬手一引，指着正中那间宴室。安德海听见，从那间屋子里传出了朗朗笑声。

安德海的眉毛立了起来：“外客？不是整楼全包吗？”

天福堂大掌柜和东家忙上前答话：“小人也正在为难……”

安德海大步向前。当他走到门侧时，不禁刹然驻步，面现惊色了……

这间雅座是一等宴室。室内灯烛如昼，花鲜席软，所设桌椅一律红木紫檀、外带隔纱套间，可供弹唱艺妓助兴。安德海点的正是这间，用来宴请大清显贵。可是，里边早已推杯换盏，笑语喧天。让他吃惊的是，这几位祖宗，怎么会不速而至呢？

安德海没敢逗留。他冲寇连才一歪嘴，骂道：“废物！下客吧！”跟着，带着那几位怯然之客，又回到了下厅。

那间雅室里，坐着四个人。上首坐的那人，年纪约三十五、六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气宇轩昂。他一身便服。身穿降紫色大毛裘袍，外罩海青色大绒坎肩，头戴一顶黑绒便盔儿，额上嵌着一块夺目的祖母绿宝石。手中端着一杯烫热了的绍兴老酒，正满面红晕地悻悻而谈。他，就是被慈禧贬职四年后，最近才被起用的恭亲王爷、当年曾力挽狂澜、协佐助嫂发动北京政变、击败辅命老臣肃顺和端华、把慈禧拉上垂帘宝座的鬼子六儿——奕訢。

默默地听着恭亲王侃谈的”都是年至花甲的老将：五十七岁的直隶总督、湘军首领曾国藩；五十六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；四十八岁的山东巡抚丁宝楨。这三人，俱都是裘装暖

袖，不露官色。

“这次，擒匪东犯，直隶吃紧，西太后将各路统兵大臣和督抚，均归兄弟我节制，纯属用人朝前。多蒙季高兄等大力协助，我可称坐享其成喽！”

左宗棠听到恭亲王提到自己，忙拱手答谢：“六爷过奖了！我左季高随曾公大人办事多年，虽有小树，但底气不足。还蒙六爷扶助。”跟着，他把话题一转，不无所怨地说，“可有一节，本官实在眼不搁事儿……”

没等左宗棠说下去，曾国藩伸手搭在了左宗棠的手上，吃力地睁了睁浮肿的上眼皮，沙哑着嗓子说：“宗棠，不搁也得搁。你多年征战在外，不知京城内隙，还是少说为佳呀！”

左宗棠虽然只比曾国藩小一岁，但看上去却年轻不少。生得天庭饱满、地颊方圆，眉宇间、俩眼里透着一股子雄怀壮欲！他见曾国藩拦住自己，早想到今日恭亲王相约于此必有所为，便颇有感慨地说：“曾公之言甚是！但血汗不惜，闲气难挨！咱们渴饮刀头血，困卧马鞍桥，为的就是让这些格儿格儿叫的公鸡儿们，在这里娶老婆、捞外财吗？”

一直不吭声的山东巡抚丁宝楨，也是个快言快语、敢为敢说之人。他见左宗棠说到安海德，把手中的酒樽一墩，说：“这倒使本官想起了一件事。就说这京畿的永定河吧，一年数决，永不能定。难道它比那莽莽黄河还凶么？黄河再凶，流进山东，得老老实实的！看来，连洪水都在欺软怕硬！我看，还是欠治！”

恭亲王听了丁宝楨之言，二目生晶。他赏识地望了丁宝楨一眼。

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，听丁宝桢说到永定河久决不治，脸上有些发热。这正是他之所务。他知道，这丁宝桢不但能征贯战，而且在治理黄河上屡受嘉奖。等丁宝桢话音一落，他喟然而叹，说：“稚璜兄之言虽在理，但哪知京官难当？就拿这安总管来说吧，要在济南府，他敢吗？”

丁宝桢微微一笑：“我借他俩胆子！”

“着哇！”曾国藩双眉一挑：“这就叫奴大气也粗！那是西太后面前的宠臣！大行皇帝归天之后，两后垂帘，朝野上下谁比得了人家安总管？看起来，东挡西杀、呕心沥血，比不上柔媚取宠、投心纵欲！”

曾国藩毕竟是块老姜。他这番话象一颗火种，点燃了恭亲王胸中的干柴！有一次，恭亲王有要事禀奏太后，可慈禧竟然当着恭亲王的面，将要事与身边的安德海商量！弄得恭亲王十分恼火！从那儿以后，恭亲王屡谏朝务，力主限制内监干政，甚至提出了维护祖制，削减内务开支！结果，他的主张非但没被慈禧采纳，反遭忌恨。不久，便发生了翰林院蔡寿祺上本疏劾恭亲王的卑劣之剧。恭亲王正是因此而被革职议政王的！

曾国藩见恭亲王二目凄然，又说：“唉——，有些话，当着六爷就不当说喽！”

恭亲王悻悻地说：“讲！”

曾国藩面纹松弛，神情舒展，竟然满含笑意：“有一天，我跟李鸿章进宫应召，一走进西六宫，就听到了婴儿啼哭！心想，这大内之际，嫡后幼君，童娥内奄，哪儿来的孩子？我问李鸿章，李鸿章瞪眼看着我！事后，才知道，这是安德海给西太后找的奶妈子！为了用人乳催春养肤，破例

让嬷嬷带着孩子进宫。想想看，哪位功臣的建树，能比这个更撼人心？”

左宗棠腾地站了起来：“妈拉个巴子！大清朝满汉八旗，上万个顶子，全他妈的让尿泡啦！”

“季高！”曾国藩忙嗔怪左宗棠，“这句话确实太重要了。”

这时，怒不可遏的恭亲王用阴沉可怕的声调问道：“外边，有——人——吗？”

门帘一挑，进来个茶房：“小人侍候着呢！”

恭亲王：“你们掌柜的和东家呢？”

茶房：“在陪安老爷……”

守着比较近的丁宝桢抡圆了给茶房一个耳光：“混帐东西！问问他，是王爷大还是管家大！”

茶房被打得口鼻出血，捂着腮帮子跑去了。

左宗棠也站了起来：“走，丁大人！看看他狗儿的身上的鸡毛，能凑多大的掸子！”

曾国藩慌了。他抡掣两只胳膊，连声阻拦：“季高，稚璜，坐下，坐下！打狗看主人，别为了口气伤了身价！”可 he 刚把左、丁两人按住，恭亲王站了起来。

“我也看透了，不戴上嚼子的马就勒不住！”恭亲王冲曾国藩一拱手，“诸位顾顾自个儿吧，我去助助兴！”说罢抬腿便走。

“六爷六爷！”曾国藩本来就体弱多病，连黑儿咳嗽带喘，哪里拦得住？他见左宗棠和丁宝桢傲然相随，又不好不去，嘴里呜噜着说：“真是的，真是的……”

再说楼下。刚才，那个满嘴淌血的茶房，连跑带颤地冲

到楼下，到处找东家和掌柜的，早把宴客吓得不轻。一听说楼上有王爷怪罪了，不少人趁机溜走了。安德海正跟几个内务府的官员边吃边喝，见天福堂掌柜的带着狼狈茶房走来，起身便问：

“怎么啦？”

掌柜的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。刚才那四位一来，小的就知道来头儿不小，想等您到了再给通融通融，没想到是几位王爷……”

安德海笑了：“哪儿那么多王爷！寇连才！”

“喳！”寇连才忙凑过来，垂首听命。

“把西太后送的贺礼亮出来！我就不信长胡子的山羊，没长胡子的鸭子，能上树！”

“着！”寇连才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缎子包儿，剥去缎子，显出了一件光彩夺目的翠如意！

“啊——”人们不约而同地呆视着这件御赐之宝，存心想溜的人，也渐渐安稳下来。

就在这时，楼梯口处传来了朗朗狂笑。人们拭目望去，不禁顿时哑然失色——原来是恭亲王！刹时间跪倒一片，并齐声称颂：“下官参见王爷！”

恭亲王并未叫他们起来。他左有左宗棠陪伴，右有丁宝桢护从，后有老臣曾国藩相随，亦步亦趋，直冲着安德海走来。开始时，安德海还面带微笑，满不在乎地等着他们走近。可当他见恭亲王面色阴冷、双目含威，越走越近，全然不理跪拜的众官，心里便有点发颤了。他猛地单膝着地，探身请安！

安德海拜见恭亲王爷！

恭亲王用眼睛瞥着寇连才捧着的翠如意，用

讥讽的口气说，“这才叫近亲不如家奴！安总管？”

“奴婢在！”

“你在大内拉戏班儿，内城开戏园子，让我给禁了；现在又纳伶人为私妾，既铺床叠被又卖脸赚钱，够有法子的！”

安德海被说得面红耳赤，怒火腾升。可他心里明白，今儿个，这位王爷是想成心当众给自己个寒碜！在这种节骨眼儿上，他要是针尖对麦芒儿，只能是自找苦吃。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直楞着耳朵却装没听见！他借着擦汗，用手绢儿遮着脸面，随声附和地跟着冷笑热哈哈。

站在一旁的左宗棠，见安德海如此无功受宠，肆意胡行，满腔的怒火，一下子吐了出来：“可惜呀，才落了个五品顶子！是不是有点儿委屈这位大管家了？”

安德海一听，左宗棠也来破鼓乱人捶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！他二目生烟，却又满脸冷笑地反唇相讥了：“左大人，小的跟您这位陕甘总督相比，既无渴饮刀头血之劳，又无咽卧马鞍桥之功，只不过孝敬孝敬一朝圣主、西宫太后。依小的看，早就该知足了吧？”

左宗棠和丁宝桢，见安德海不服之中还敢反讥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一气之下，左宗棠一脚踢飞了身边的座椅；丁宝桢更是性烈敢为，跟着把面前的十围大圆桌推了个四脚朝天！安德海虽然对恭亲王惧怕三分，但对这两个外埠督抚根本不放在眼内，更想借机恶心恶心恭亲王，于是大喊一声：“来人哪！”顿时有五、六个素衣卫士蹿了过来，称诺听命！

恭亲王急了。他大声命令左宗棠和丁宝桢：“给我传九门提督兼步兵统领荣禄！”

话音未落，四周宾客纷纷下跪求情。曾国藩忙过来拦住

了左、丁二人，伏首于恭亲王面前：“直隶总督曾国藩进劝王爷！看在太后面上，请王爷息怒海涵……”

恭亲王此次邀部前来凑热闹，原本也是想寒碜寒碜安德海，打打这个取宠干政的大太监的威风，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。所以，见曾国藩适时扮起了红脸儿，也就顺坡而下。他狠狠地瞪着安德海，色厉气粗地说：“别登鼻子上脸！那根儿翎子，护不过来你的脖子！”说罢，冲着闻事拥在身边的侍从说：“备轿！”

“喳！”

一声响亮的应诺之后，恭亲王等四人，昂然走出天福堂酒楼……待到这四人起轿离去，安德海才顿足大骂：“反啦呢！骑驴看唱本儿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2

下雪了。

城郭，殿堂，街市，胡同儿，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，变成了白皑皑的一片。出了紫禁城的神武门向西，过了金鳌玉螭桥和棂星门往北，有一条僻静的小胡同叫羊房夹道（现在的养蜂夹道）。胡同的最里边，有一座高墙深院，称为内安乐堂。院内房舍失修，地面凹凸不平，杂草丛生树林枯败，是皇城所属各宫院中最荒芜颓陋之所。自明代开始，这儿就是关押老弱病残、犯上欺主的宫女之处。自清朝的官制规定，宫女每年选用一批；凡服役至二十五岁者，在新宫女入宫时，可随即出宫，这内安乐堂也远不如过去热闹了。因为，年老的少了，病弱的每年都可能被更换掉。而安乐堂的“安乐”之意，便更无稽可谈，纯粹成了所谓不法宫女的集中营。